

泰迪罗宾专访：翻过几条长命斜 | 港产音乐电影《4拍4家族》

“今日香港电影很凄凉，但我不觉得它会死。另类的东西不一定不行，主流就是你跟著它走，不中也不远，但我不喜欢。”



《4拍4家族》监制及主演泰迪罗宾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红眼 发自香港

刊登于 2023-10-21

[# 泰迪罗宾 # 香港电影](#)



“香港是一个需要很懂得去赚钱的世界，但可能我不是。”

虽然，他总是因为身形矮小而被记住，但屈指一数，泰迪罗宾却有好几个事业高峰作为人生注脚。

说音乐，他的乐队比温拿（已解散）更早走红，也是许冠杰的前辈；说电影，他是香港新浪潮的推手，是徐克、许鞍华背后的功臣。小时候在北京意外跌了一跤，导致脊椎断裂，医不好，却又大难不死，让泰迪罗宾看起来永远看起来像个 Teddy boy。医生说他命数不久，能活过五十已算好运。

结果，泰迪罗宾自十二岁入行做广播剧童星，直到今年还有新戏上映。他笑言一世够运，每翻过一条长命斜，可能又见高峰。

终于开拍一部音乐电影

“有些成功的电影是有音乐，但它不是音乐电影。音乐很好，故事很好，但不是讲音乐的电影。”

泰迪罗宾沉寂了一段时间，继十多年前“要打就一定要赢”而街知巷闻的《打擂台》（2010）后，虽然偶有客串演出，但只是两三次，多数是圈中好友邀请，盛情难却。他坦言脾性挑剔，交游广阔，并非没人找上门，却很少接戏，不随便答应。

如今“复出”亲自监制及主演《4拍4家族》，离不开两大原因，第一是终于等到机会开拍一部真真正正的音乐电影，“过去三十多年，我想很少音乐电影是成功的。有些成功的电影是有音乐，但它不是音乐电影。音乐很好，故事很好，但不是讲音乐的电影。”泰迪罗宾说。

“而另外，就是导演一直想拍破碎家庭的重组。”他提起，故事早在很多年前已经萌芽，本身并不认识导演赖恩慈，是有一次担任短片比赛的评判，被她的作品所感动。

“记得是颁奖礼的时候，便知道她想拍一个这样的故事，当时我觉得自己很久没拍喜剧了，打算拍一部疯狂喜剧，但其实她不适合拍很疯狂的东西。她反而很讲究现实，讲究很多细节。我是监制，但我不是导演。权力上，监制是大一点的，但电影始终是导演的作品，应该走她擅长的路。”



《4拍4家族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泰迪罗宾天生一副好嗓子，但随著年事渐高，自觉声音有时控制得不好，“从此不敢唱歌，因为唱出来自己都过不了自己那一关。电影却有个好处，就是你可以 NG。”

如是者，电影筹备多年，故事亦经过多次修改，剧本和人物几乎重写一遍，其中一个改动，是由最初的父子情变成父女情：“一来找男主角的过程里面也挺辛苦，二来她跟 Kay（谢安琪）识于微时，是老朋友，也有合作过，就想说不如找 Kay 饰演我女儿。而且导演是年轻女性，由她拍父女关系，我想，她有些感觉可以放在 Kay 的角色身上，反而更呈现她的世界。”

这个围绕一家四代band友的故事，老父亲曾为了追逐音乐梦而抛弃妻女，但最后又因为音乐而重修了支离破碎的家庭关系。“可能是导演发觉我有时跟朋友夹band，老中青的朋友都有，她就觉得可以将这件事跟破碎家庭结合起来。”

家人没有选择，但 band 友有，一支乐队的离离合合本属平常。“其实夹 band 真的好像一个家庭，大家要很亲近才行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dark side，在同一屋檐下如果大家相处不来，那队乐队也是不会成功的。”

电影里，泰迪罗宾这个浪子回头的老父亲，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女儿，一个是女主角谢安琪，“而另一个，导演找来一位很年轻的，弹 Bass 弹得很好的女生，就是 Anna hisbburR。Kay 在今日的主流音乐里仍一直在变化，Anna 则是再年轻一代的，有点另类，但是她会自己写歌，也唱得很好。”他接著说：“还有一个，那位小朋友是天才。”

谢安琪戏中领养了一个“鼓仔”，其实是她已故乐队挚友的亲生骨肉。而饰演这位“鼓仔”的童星，本名叫陈诺霆，泰迪罗宾兴奋提到：“他一直都在我身边，还没有拍这部戏之前，我已经跟他夹过 band 了。他完全可以打得到大人的鼓法，一早你会看到他是一个天才，可以说是青出于蓝。毕竟他爸爸，Tommy Chan，我也认识。”

“而我以前有一队乐队叫做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，我的鼓手 Frederick 就是他——现在我们这个小朋友的亲生爷爷。”泰迪罗宾解释。“鼓仔”的爷爷真的跟泰迪罗宾夹过 band，父亲也其实是跟谢安琪经常合作的资深结他手，算是电影以外另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庭故事。“但我不是想用人惟亲的。”泰迪罗宾补充道：“是导演刚刚想找一个七、八岁的小朋友，我就想到他。因为我知道他打鼓很厉害，但想不到他不但是打鼓天才，也是演戏的天才，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。”

电影不仅是名副其实由四个不同年代的音乐人去夹 band，多年前已决定“金盘囗口”的泰迪罗宾，最后都被导演说服，亲自写了、唱了几首歌。泰迪罗宾天生一副好嗓子，但随著年事渐高，自觉声音有时控制得不好，“从此不敢唱歌，因为唱出来自己都过不了自己那一关。电影却有个好处，就是你可以 NG 啰，唱得不 OK 大不了就 NG，哈哈。”

“我那个年代最喜欢 Beatles，Beatles 有一首歌叫〈In my life〉，于是我就改了这首歌的名字叫〈In your life〉。”歌词里反复哼唱的“落上，落落，上上”，既是戏中老父亲教女儿弹结他的指法，也寄意人生起跌无常：“很多事情就是 unpredictable，上上落落，差不多是一个必然。”



泰迪罗宾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没想过做一辈子音乐

“到了七十年代，虽然有 Led Zeppelin、Deep Purple、Supertramp、The Queen 很多影响到后世的乐队，但是摇滚乐队已经是有一点过去式。Rock and Roll never die 我知道，但它已经不是潮流。”

早在 1979 年，泰迪罗宾就为自己监制的电影《点指兵兵》写过一首同名主题曲，“点指兵兵，点指贼贼，一点中你怎去躲”，歌词不但成为了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，上上落落，因与果，福与祸，大概也是泰迪罗宾几十年心里仍然念兹在兹的事情。

泰迪罗宾说得豁达，自信永远都比别人好运：“当然我最不好运就是我童年啦，我童年是不好运，但是到我一开始接触娱乐事业，我就已经开始走运了。我第一个运，就是小时候已经做了广播童星，还是丽的呼声的年代。”

凭著声底天赋，泰迪罗宾早已入行，几年后他与兄弟及朋友组成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，更几乎一支独秀，成为六十年代香港英语乐队的表表者。当中就以主音歌手泰迪罗宾和主音结他手郑东汉最为知名——郑东汉就是后来的香港唱片业大亨，歌手郑中基的父亲。

回首当年，泰迪罗宾仍然强调：“我们是比较幸运，如果单纯用音乐技术上来比较，永远都是江山代有人才出，新一代比我们好。今日的乐队不可以抄袭别人，但我们那一代是可以的，因为那时刚刚开始，是一个基础的萌芽，以前我们大部分是 cover version，唱别人的歌，学英国的音乐，模仿欧西的歌曲，比如 Beatles、Rolling Stones、The Searchers、Animals 很多乐队。”

“但那时候，正是全世界都疯狂喜欢乐队的年代，我们走运，因为那个时代就是夹 band 的时代。是不是说我们很厉害呢？是的，我们无疑是 outstanding 的，在香港出得最多唱片的乐队就是我们。我们既很幸运，也多少是有天分，但公司不会无缘无故出这么多唱片给你，你当然是要帮他们赚钱。对他们来说是一盘生意。”

当年签下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的钻石唱片，即是今日环球音乐的前身。泰迪罗宾继续说：“很幸运地能够进入一间大公司，然后他们亦对我们照顾有加。但到了七十年代，虽然有 Led Zeppelin、Deep Purple、Supertramp、The Queen 很多影响到后世的乐队，但是摇滚乐队已经是有一点过去式。Rock and Roll never die 我知道，但它已经不是潮流，我认为不是市场主流。”

“我家人，包括我的爸爸妈妈，都是不会鼓励我们去赚钱的，好像给我一个感觉，钱不仅不是万能，甚至会给你带来一些问题。就是受这种潜移默化，令我真的觉得钱是铜臭的。”

至今仍然让人难以置信，泰迪罗宾就在七十年代初急流勇退，在音乐事业巅峰的时候，选择离开香港：“是有一点觉得 no way up，没有什么机会再上一层楼，除非我到外面见识一下，所以我就流浪。我在加拿大流浪了足足四年（1974-1979），音乐上，我的结他进步了很多，也经历了很多夹 band 的苦与乐。”转念之间，他说得份外感慨：“香港是一个需要很懂得去赚钱的世界，但可能我不是。”

“我是生于中上家庭，甚至应该是‘上家庭’才对，不用忧柴米的。但在我记忆中，我家人，包括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都是不会鼓励我们去赚钱的，好像给我一个感觉，钱不仅不是万能，甚至会给你带来一些问题。就是受这种潜移默化，令我真的觉得钱是铜臭的。赚到钱，你可以有很多享受，但是我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不懂得珍惜。我只是喜欢玩音乐，玩到出了名，红了，但没有想过做一辈子音乐。”



泰迪罗宾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见证香港电影的上上落落

“北上的市场实在是大到惊人……我不是很适应，一来我并不是一个以赚钱为先的人，其实他们也不是，但那边会有很多好处，你多了资金，可以做到很多事情，但是有很多事情你是不能做。”

于主力玩音乐的年代，泰迪罗宾已预见风光日子不长久，情愿抽身淡出。没想到几年之后从加拿大回流香港，运气也跟着回来，人生翻了一下，让他迎上香港电影新浪潮，凭著《点指兵兵》、《胡越的故事》等作品大卖，遂转移以电影监制为主业。

泰迪罗宾坦言，自己喜欢做幕后多过幕前，到八十年代初，泰迪罗宾加入了新艺城，与徐克、施南生、麦嘉、石天、黄百鸣和曾志伟组成七人小组。他笑言：“有些人叫我们七怪，大家都不同性格。”

事实上，新艺城的风光日子同样不是很长，“但差不多是香港电影有史以来最惊人的一个时期。八十年代是个很奇怪又很成功的年代。任何戏，你只要开拍就好像已经会赚钱。”新艺城的迅速冒起和骤然完结，代表著香港电影一个相当短暂的辉煌岁月，但泰迪罗宾是过来人，那时候由他监制的电影，随随便便都是两、三千万的大制作。

“当我们把数字抛得越大的时候，那个市场又越大，一直去到越来越大。但是到了香港电影开始走下坡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有了更大的市场在后面，于是很多厉害的人，包括老徐（徐克）在内，他们都已经走了上去，北上的市场实在是大到惊人。”

然而，这也成为了泰迪罗宾电影事业的一大转折点：“我不是很适应，一来我并不是一个以赚钱为先的人，其实他们也不是，但那边会有很多好处，你多了资金，钱任你花，你可以做到很多事情，但是有很多事情你是不能做。”

“过程里面，是我自己有些盲点，很多事情我不是很喜欢做的话，我就不做。我不懂得变通，但有些导演，像老徐就很厉害，他既可以变通，又懂得玩擦边球，很有一套。他才是高手。”在风风光光火的合拍片年代里，泰迪罗宾再一次选择了急流勇退，不同的是，他仍然用较慢、较小的规模做电影，至今见证著香港电影的上上落落。

近年的本地电影确实以小品制作为主，有说是另一股新浪潮，许多年轻导演，像赖恩慈执导的《4拍4家族》，都倾向关心香港本土的写实题材。

“我认同是很有前途的，但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所谓复活之类的时机，就不敢说。拍戏的过程里，看得到不同的导演的潜质是很厉害，只是未曾成熟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呢？有，我觉得香港人杰地灵，好的电影人绝对存在，而且应该是一代比一代优秀。”泰迪罗宾如是说：“不过，一个地方能不能栽培到人才，这甚至不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就可以做到，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会影响。”

“香港人杰地灵，好的电影人绝对存在，而且应该是一代比一代优秀。不过，一个地方能不能栽培到人才，这甚至不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就可以做到，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会影响。”



《4拍4家族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新一代人做电影很聪明

《4拍4家族》的结局并不像过去一些励志电影那么美好，故事以艺穗会live house结业前的最后一天，而女主角亦完全失忆，忘记了自己的创作。泰迪罗宾却反而有种老派电影人的泰然自若：

“今日香港电影是很凄凉的，但我不觉得它会死。粤语片曾经在香港都试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没人拍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从来都不看粤语片，我们看西片，然后是看国语片、邵氏片，怎会有人拍粤语片？一直去到《七十二家房客》才开始有粤语片。”

他承认，暂时是一个失去了天时地利的低潮期。以《4拍4家族》为例，能够顺利开拍不再是靠运气，而是要向四个老板集资才成事。“以前老板都是一个起两个止，这次差不多是我有史以来要应付最多老板的一部戏，而且他们每一位都觉得是有些冒险。”

“香港人眼中的成功差不多都是以钱做定论，即是卖不卖座。如果那个时势是卖座的时势，那我就好像有料到，因为我又容易开戏，我又觉得自己有眼光，如果作品再有少少突破就更加好。但你不是在那个时势的话，那就很惨，像现在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而已，导演够胆玩音乐电影，好啊玩一铺啦，但我都要找到老板才行，其实找得很辛苦，都要有些妥协，不能一意孤行。”

他坦言风光不再，有很多电影计划都谈不成，有时是胎死腹中。譬如说《4拍4家族》的“前世”，于十多年前胎死腹中的原版《打擂台》。在2010上映的《打擂台》横扫金像奖，重燃本地电影热潮，也刷新了泰迪罗宾的电影事业——但并非他们最初想拍的作品。

“没错，其实《打擂台》本身不是功夫片，而是一部音乐电影。是真的，不是传闻。”泰迪罗宾忆述：“本来的故事我忘记了，总之已经面目全非，虽然背后的精神是一样的。初时 Derek（郭子健）和 Clement（郑思杰）跟我聊过，他们是想我饰演一个音乐宗师，他们拿著这个故事找人投资，但卖不出。那时候 Derek 已经拍了《野·良犬》和《青苔》，是很红的年轻导演了，大家都看到他很有实力，但他主力去推销音乐电影都不行。”

他不禁叹道：“所以你说我怎能不担心呢，音乐电影就是这样。结果，觉得最有可能成事的人是林家栋，家栋是监制，他就提议为何不将它变成动作片？当然改动是很大，他们将原本的概念转化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。”

“其实《打擂台》本身不是功夫片，而是一部音乐电影。他们是想我饰演一个音乐宗师，他们拿著这个故事找人投资，但卖不出。”



《4拍4家族》监制及主演泰迪罗宾、导演赖恩慈及片中演员出席谢票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不过现在新一代人做电影是很厉害的，你不只是看表面，要看后面的概念，看导演监制想怎样玩。”泰迪罗宾笑道：“这部《4拍4家族》也是，很多东西，我想其实不用说得很白，现在新一代观众都很聪明，他们自己会捉到很多东西。就好像失忆是我们香港人的通病，现在很多人都失忆。观众层次深了，不只是哈哈哈哈哈然后就没有了，那是一种进步，电影有这些东西会好看很多，由头到尾，由老徐和我开始做电影，我们都希望内容是有内涵，没有内涵的电影，基本上就千篇一律，个个都拍，重复又重复。”

“另类的东西，不表示一定‘唔得’，当然，‘得’的机会很小，这个是事实。主流就是你跟著它走，不中也不远，但我不喜欢。”说到这里，泰迪罗宾还是相信自己会走运：“有时不经意间你就创造了潮流，然后老板会说 Teddy 真是一世够运。那就当我够运吧。”

泰迪罗宾拍过的电影，曾红极一时的那些歌曲，至今都广为流传，唯独他在加拿大穿州过省的那几年流浪生活，却仍然相当神秘。一如所料，访问期间兜了几个圈，问了几次都绝口不提。

“流浪时发生太多东西，我讲不了给你听。”泰迪罗宾随即说：“但其实，直到现在我还在做梦。可能我最后一部想做导演的戏，就是回到加拿大拍，拍七十年代。因为我对那件事有感觉，希望有生之年拍完那个故事。”

但他明白，时不我与，以目前的电影市场来说，预算太大，目标也可能太遥远，是个多数“唔得”的遗憾。“一定要有好的老板，或者很充足的资金才可以拍得成。但我今日这部戏找资金都辛苦到不得了。这可能是个不能完成的梦，但我还在做梦。”

[# 泰迪罗宾 # 香港电影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2023年度用戶調研

填寫問卷，幫我們一起成為更好的媒體

訂閱端傳媒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解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